**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四集：《莊子內篇》〈齊物論〉的「罔兩問景」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罔兩問景」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15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集講的故事比較特別，特別的地方是想象力的奇幻。這個故事就是「罔兩問景」，出於《莊子》內篇的〈齊物論〉，上兩集講的都是《莊子》內七篇的〈逍遙遊〉，這一集就轉講第二篇〈齊物論〉。我先用口語講講「罔兩問景」的故事內容。

　　影子之外有一些微小而模糊不清的陰影，叫做「罔兩」，或者，可以叫它做影中影。有一日，罔兩就問影子：「剛才你移動，現在又停下來；剛才你坐著，現在又站起來。你怎麼可以這樣沒有獨立意志呢？」影子就回答：「我因為有所待才會這樣嗎？我所有待的東西又有他所待的才會這樣嗎？我所待的其實就像蛇有待於肚腹下的鱗皮，蟬有待於翅膀嗎？我怎能夠知道為甚麼會這樣呢？怎能夠知道為甚麼不會這樣呢？」

　　故事就到此為止，似乎只是一個片斷式的講話，又沒有卮言作為解說，可以說「罔兩問景」是一個比較解釋困難的寓言故事。不過，當我們認定這段文字在〈齊物論〉，以至是《莊子》中是具有意義的話，則從罔兩與影子的對話中，我們至少可以發現他們討論的主題是「獨立的意志」的問題，從這方面來看就至少可以整理出一些合乎我們現代思考的道理。那麼，究竟「罔兩問景」故事是講一個怎樣的「獨立意志」問題呢？而這個「獨立意志」問題又如何與我們的現代生活有甚麼關連呢？現在我們試簡要地分析出「罔兩問景」故事的意義。

　　首先，從字義來講。「罔兩問景」故事本身的用字比較簡單，第一，「罔兩」這兩個字算是比較特別，所謂「罔」即是模糊的狀態，所謂「兩」即是乘二即是二次方，影子是一種模擬的狀態，而影子的邊旁更是模糊中的模擬，所以「罔兩」即是「影中影」或「影之影」。第二，在影子與影中影的對話中，有一個獨特的用語：「有待」，「有待」其實是莊子思想中的獨特用語，假如稍有涉獵過莊子思想的都可能會聽過莊子思想是「無待」，甚至「逍遙」境界即是「無待」的表現，那麼，甚麼是「無待」？甚麼是「無待」呢？如果從「罔兩問景」的對話內容來看，影子自言自己是「有待」才會無端端會行下又停下，企下又坐下，所謂「有待」即是依賴，甚至是沒有「自主」的能力，需要依靠其他人才能夠行動。由於「有待」，影子的行動就不是依隨於自己的意志而行，而「罔兩」就正是問影子有沒有獨立意志，影子的答案本來可以很簡單地說沒有，自己只是「有待」。不過，影子的回答卻並不是簡簡單單，反而用了一連串的問題來回答，特別在於影子的「有待」只是簡單的依賴於單一的個體嗎？影子的移動是依附於個體的活動，而個體的活動其實又依賴於「心」，「心」的動向或意志其實又似乎不是一個獨立的意志，總是受著許許多多的因素所支配著。在「罔兩問景」的故事中，影子就提出了一個妙絕的比喻來解說「有待」，它說自己的「有待」就像蛇脫下的鱗片皮，蛇脫皮可以有兩個情況，一個是成長的全身脫皮；一個是在（躝）爬行時的不隨意脫下，蛇皮必然會脫下，但是卻不能夠預測何時會脫下，所謂「有待」就是這種不能夠自主又不能夠預測，甚至自己的存在就只如蛇皮般可隨時隨意地被廢棄；另一個「有待」的比喻是蟬的翅膀，蟬的飛行固然需要依賴翅膀，但是蟬的飛行卻不是純粹地拍翼而飛，而是依靠空氣的流動，用翅膀做出滑行的飛，換言之，「有待」並不止是依靠翅膀，也依賴於空氣的流動。從影子以一連串的反問作回答，其實是表達了一種深層次的「不能自決」的「有待」狀態。如果配合「罔兩」作為一個具有意象的角色來看這個故事，「罔兩」本來只是指影中影的模糊狀態，即是影子模糊狀態的二次方，然而，這個模糊狀態其實一直連結到形體的行動，形體心意的轉動，甚至是許許多多的外在影響因素，模糊狀態其實並不止於二次方，可能是多次方。簡言之，從字義來看，「罔兩問景」是表明「有待」的狀態是一種不能自決，甚至廣受牽連的境況。

　　其次，從〈齊物論〉的結構脈絡來講，「罔兩問景」是在〈齊物論〉中比較尾後的位置，〈齊物論〉是《莊子》內七篇中比較篇幅大的一篇，而「罔兩問景」是在〈齊物論〉尾二的一個故事段落，即是在「莊周夢蝶」之前，作為全篇的主題總結之一。一般來講，〈齊物論〉的主題可以說是「翻成心為道心」，這句話是唐代成玄英《莊子注疏》中所說的，「成心」在上一兩集可能有提及的，《莊子》所言的「成心」即是種種「成見」，或者是自我中心式的思考，而「道心」即是達到逍遙境界的狀態。即是說，〈齊物論〉的多個篇章結構，其實都是以「翻成心為道心」作中心主旨，第一個段落講「吾喪我」就是摒除「成心」的狀態，第二個段落的「三籟」即是能達成「道心」的狀態下所能體會到「天籟」的超越的價值觀。至於「罔兩問景」是如何表述「翻成心為道心」的要旨呢？其實影子自言的「有待」正是「成心」的狀態，影子自言它的「有待」甚至是「為何會這樣？」或「為何不會那樣？」也未能自決，正正在於這種「有待」或「成心」的模糊Ｎ次方的狀態，所以更能發現生命所面對的困境。

　　綜合來講，「罔兩問景」其實是表達「有待」或「成心」的狀態是一種不能自決或身不由己的境況。從現代的情況來看，我們自身的決定或見解其實都取決於資訊的來源，好像大年初一晚的旺角暴動，從電視上我們都好像看到暴動者的許多問題，擲磚呀，圍毆交通警呀，甚至是對記者也施以暴力，另一方面，我又看到有些朋友說自己慶幸可以有FACEBOOK 或其他網絡資訊才能夠較為全面地掌握真相。當然，我並不能說我自己好像已掌握到某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資料，能夠為事件做所謂評論。在這裏我只想舉出以這件事作為一個例子來說明，我們以為自己是能夠「當家作主」嗎？當身處於當時的環境中，和躲在電視機或網絡上去看，應該是兩個不同的狀態，而這些狀態正正影響著我們模糊不清的意向，其實我們都依賴著不同的事實來作出自己種種的行動，這正是「有待」的狀態，亦是生命必然面對的困境，用問題來說：如何能夠不受外在影響而作出行動呢？用莊子的話語來說：如何能夠摒除狹隘的「成心」而以「道心」的超越價值觀來作出決定呢？再舉一個生活例子：小三TSA，究道小三TSA所考的是甚麼呢？為甚麼學生要操練才能達到一定全港水平呢？又為甚麼學校會操練學生做TSA練習呢？假如我是一位家長，看見小朋友每天要做六至七樣功課，又從網絡上的討論或電視節目的講解發覺現在普遍的聲音是小三TSA是一種過於艱深的考核方式，那麼學校為甚麼還要操練TSA呢？其實學校是「有待」的，學校收生有超過七成是依據教育局統一派位的，學校收生人數少了，教師的人數比例又要減少；而幼稚園學生家長不選擇學校，學校就更加依賴教育局，換言之，為了討好家長或向教育局交待（或交數），學校就只能進行操練。對於TSA的考核，我同樣地不敢說好或不好，不過，有些東西不是單一因素促成的，難度教育局或學校就好喜歡操練學生嗎？再者，有留意中學文憑試或公務員招聘試的話，可以發現兩者的考核與TSA的形式上是相近的，尤其是對於不用以長篇大論的方式來回答問題的考形式，理由似乎是政府或教育局認為香港未來發展所需要的人材是一種快速而準確解決各類問題的類型，即是重點並不在於知識量的豐富或應用的技巧。當然，這些只是我個人的見解，我想講的還是對於「有待」或「成心」狀態的反省正是「罔兩問景」給予我們現代人的一個思想課題，而這些課題正正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第二部分：「罔兩問景」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5MIN）**

　　現在我試從學術地講「罔兩問景」，「罔兩問景」要學術地講並不容易，一來是故事過於片斷式；二來是現代學者都比較少作關注。我現在主要試從兩個角度來講，第一是《齊物論》的主題結構；第二是從「有待」與「無待」作為詮釋莊子思想的討論。

　　先講〈齊物論〉的主題結構。剛才我已經講過〈齊物論〉的主題可以說是「翻成心為道心」，而「罔兩問景」的故事可以說成是「成心」的問題或困境來思考，然而，假如僅從「成心」的困境來看「罔兩問景」故事是並不足夠的，我們仍然是可以合理地追究怎樣才能「翻成心為道心」呢？或者，「翻成心為道心」又會是怎樣的狀況呢？即是說，從文本的脈絡來看，「罔兩問景」的故事其實並未能全然的交待「翻成心為道心」的問題，所以「罔兩問景」與「莊周夢蝶」在整篇〈齊物論〉是一組來討論的，「罔兩問景」講「成心」，而「莊周夢蝶」就是講「道心」；「罔兩問景」講的「成心」或「有待」是一種不能自決而模糊不清的狀態，「莊周夢蝶」講的「道心」或「無待」則是一種能以在宇宙大化的流變性中講「物化」講「自喻適志」的狀態。換言之，「罔兩問影」只是表達了〈齊物論〉中的部分主旨。當然，〈齊物論〉的主題結構還可以有不同的討論；而〈齊物論〉以「翻成心為道心」作為要旨也可以再作申論，特別是「翻成心為道心」使〈齊物論〉突顯出工夫實踐的意涵，而〈齊物論〉中亦確實提出了「以明」的實踐方案；然而，〈齊物論〉也一樣有言說「道心」的境界，所以有學者認為〈齊物論〉是亦工夫，亦境界，亦妙用的著作。無論如何，如果從〈齊物論〉現時版本來看，「罔兩問景」故事的意義至少需要由「莊周夢蝶」或〈齊物論〉的主題結構來理解，否則，單單從「罔兩問景」個別故事來看，就可能認為莊子思想與佛教的「緣起性空」思想相差不遠，更以為莊子其實是強調「成心」，這點是需要注意的。

　　再從「有待」與「無待」來詮釋莊子思想來討論。以「有待」與「無待」這對概念來詮釋莊子思想可以說是由郭象而來。郭象在注〈逍遙遊〉時說：「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遙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在這裏有些要點要說明的，第一，在《莊子》書中雖然已有「有待」與「無待」的用語，但是莊子的思想系統中並沒有把這對觀念作出進一步的引伸或重視的討論，把「有待」與「無待」這對觀念成為哲學觀念使用的是郭象，從上述的注文來看，郭象更是運用「有待」與「無待」的觀念來詮釋「逍遙」。第二，郭象使用「有待」與「無待」來詮釋「逍遙」，可以說是非常肯定「無待」即是「逍遙」，不過，他也不是否定「有待」就不能「逍遙」，反而，他直言「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換言之，只要能夠做到「不失其所待」或「所待不失」，其實也能做到「逍遙」。如此一來，郭象所使用「有待」與「無待」來詮釋的「逍遙」就並不是順應著莊子的意思來討論，反而是以他的「性分說」來指點出「無待」與「有待」皆可以達至「逍遙」。第三，郭象使用「有待」與「無待」來詮釋「逍遙」，其實反映了他對於莊子思想詮釋的一個獨特方法，即是以〈齊物論〉的觀念作出「跨文本詮釋」來解說〈逍遙遊〉，而這樣的操作方法就涉及詮釋方法上的理論效力問題，甚至詮釋的用心所在問題。第四，近現代學者之中也有不少是使用「有待」與「無待」這對觀念來詮釋莊子思想的，然而，對於這樣的詮釋，在理論上至少需要留意是否偏離了莊子或郭象的使用呢？例如四十多年前，關峰的莊子思想詮釋差不多的大陸的官方解釋一樣，然而，他卻使用「有待」－「無己」－「無待」的作為莊子的思想三重架構，問題在於：《莊子》一書中根本沒有使用過「無待」二字，「無待」是由郭象所提出的，而郭象使用「有待」與「無待」又不是一種對立的方式，即是說以「有待」－「無己」－「無待」的三重架構來詮釋莊子思想，至少要從文本的方式合理地推論出相關概念的使用符合莊子思想，以「有待」來說，莊子在「罔兩問景」的使用並未有作出普遍性的推演，是比較具體的生命狀態來說，以「有待」作為莊子思想中的普方原則，似乎有過度詮釋之嫌。以上，我主要是閱讀劉笑敢老師對於莊子與郭象的思想討論來講，大家可以自己找找劉笑敢老師著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與《詮釋與定向》兩本書來看看就知道。今集到此為止，下一集我會講「莊周夢蝶」。

──第四集完─